

西方大哲蘇格拉底 的最後時日

柏拉圖 著 屈瑞登尼克 英譯 謝善元 中譯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20072

西方大哲 蘇格拉底的最後時日

柏拉圖 著
屈瑞登尼 英譯
謝善元 中譯



臺灣 學生書局 印行

西方大哲蘇格拉底的最後時日

柏拉圖著；屈瑞登尼克英譯；謝善元中譯。－初版。

－臺北市：臺灣學生，2007[民 96]

面；公分

參考書目：面

譯自：The last days of Socrates

ISBN 978-957-15-1358-4(平裝)

1. 蘇格拉底 (Socrates, 469-399 B.C.) - 學術思想 - 哲學

141.28

96008721

西方大哲蘇格拉底的最後時日(全一冊)

中 譯 者：謝 善 元

出 版 者：臺 灣 學 生 書 局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人：盧 保 宏

發 行 所：臺 灣 學 生 書 局 有 限 公 司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

郵政劃撥帳號：00024668

電 話：(02) 23634156

傳 真：(02) 23636334

E-mail：student.book@msa.hinet.net

http：//www.studentbooks.com.tw

本書局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北市業字第玖捌壹號

印 刷 所：長 欣 印 刷 企 業 社

中和市永和路三六三巷四二號

電 話：(02) 22268853

定價：平裝新臺幣二八〇元

西 元 二 〇 〇 七 年 六 月 初 版

14100

有著作權・侵害必究

ISBN 978-957-15-1358-4(平裝)

Copyright © Hugh Tredennick, 1954, 1959, 1969

Introduction Copyright © Harold Tarrant, 1993

Copyright licensed by Penguin Group(UK)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作者及譯者簡介

柏拉圖（Plato，生於約公元前 429 年，卒於公元前 347 年）跟蘇格拉底（Socrates）^①和亞里斯多德（Aristotle）^②齊名，是整個西方思想傳統的奠基人之一。他來自一個長期在雅典政界扮演重要角色的家庭，因此，如果他想要遵循同一路線，會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可是他決定不那麼做，因為他厭惡雅典政治圈裡的暴力和腐敗，而公元前 399 年蘇格拉底（他的朋友兼老師）的被判死刑，更讓他作嘔。受到蘇格拉底對道德標準的性質的種種探討的啟發，柏拉圖想到要用哲學，而不是政治，來治療社會上的各種弊病，後來得到一個重要而且持久的信念，即，只有當哲學家成為統治者或者統治者成為哲學家時，社會上的各種弊病才可望停止。

在公元前四世紀初的某一年裡，他在雅典創立了柏拉圖學園（Academy）。這是第一個專門從事哲學研究和教學的永久性機

① 謝注：他生於公元前 469 年，卒於公元前 399 年，是古希臘哲學家，認為哲學在於認識自我，美德即知識，提出探求真理的助產術和辯證法，本人無著作，其學說僅見於他的學生柏拉圖和色諾芬（Xenophon, 431-355? BC）的著作。

② 謝注：他生於公元前 384 年，卒於公元前 322 年，是古希臘哲學家和科學家，柏拉圖的學生，亞歷山大大帝的教師，著作涉及當時所有知識領域。

構，也是後來所有西方大學的典型。他曾到處游覽，特別是曾到西西里島（Sicily）東邊的敘拉古（Syracuse）城邦去擔任那裡的統治者狄俄尼西烏斯二世（Dionysius II）^③的政治顧問。

柏拉圖著述了超過二十篇對話錄；另外，還留傳下來十三封據說是他寫的信，不過那些信究竟是否出自他手，人們還有熱烈爭論。他的文藝活動長達半世紀；很少有其他作家能像他那樣把希臘散文的優雅、確鑿、可塑性和力量發揮得那麼淋漓盡致。

休·屈瑞登尼克（Hugh Tredennick），倫敦大學古典文學的榮譽教授，生於公元 1899 年。十八歲以前，他在伯明罕的愛德華國王學院讀書；十八歲以後，進入劍橋大學三位一體學院，並成為古典文學的榮譽學生。公元 1946 年，被倫敦大學的皇家浩洛威學院（Royal Holloway College）聘為古典文學教授。1956 至 1960 年，擔任倫敦大學的文學院院長。1961 至 1967 年，出任古典文學評論雜誌的聯合編輯。他翻譯的由色諾芬撰寫的《蘇格拉底的回憶錄》是企鵝出版社出版的一本經典著作。他也曾主編並且翻譯過亞利斯多德的作品。他於 1982 年去世。

謝善元，祖籍浙江鎮海，1935 年生於上海。唸完小學後，隨父母遷往臺灣，1959 年從東海大學政治系畢業。1962 年，獲美國政府傅爾布萊（Fulbright）全額獎學金，赴芝加哥大學深造，於 1972 年獲得博士學位。曾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University of

③ 謝注：狄奧尼西奧斯二世是古希臘敘拉古僭主（367-356BC；354-343BC），因治理朝政無能，被攝政者狄昂（Dion）放逐國外；復位後被希臘將軍提摩萊昂（Timoleon）擊敗，放逐。

Toronto) 及美國丹佛大學 (University of Denver) 執教。所著《李觀》，收入臺灣東大圖書公司出版的世界哲學家叢書。《壓不住的號角》收集他多年來在港、臺及美國發表的政論文章。自退休以來，每日浸淫於西方政治思想史，並和先秦諸子及宋朝思想家的著作相比較，特別欣賞荀子，韓非和王安石的著作。

中文譯者的序

一、爲何要譯本書？

抓起本書的讀者第一件想知道的事是：我為什麼要譯本書？這年頭最暢銷的是告訴讀者如何致富的書，其次是英美各國排行前幾名的書。誰有興趣去摸介紹兩千四百年前希臘的一位年近古稀的倔強老頭的幾篇對話錄？它能帶給一個讀者什麼好處？

這兩個問題可以從兩個角度出發加以回答：時代的要求和個人的體驗。

(一)時代的要求：從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中國知識份子最關心的問題是如何抵抗列強的侵凌以及如何應付西方文化的衝擊。前者的答案是建立一個富強康樂的新中國，而後者的答案是取他之長，補我之短，而要達到此目的，首先要了解它，特別是那個傳統裡影響最深刻久遠的經典著作。於是在十九世紀末嚴復翻譯了《天演論》、《原富》、《群學肄言》、《群己權界論》、《社會通詮》、《孟德斯鳩法意》、《穆勒名學》、《名學淺說》等名著。但是這還不夠深、不夠遠，因為西方文明的奠基人——蘇格拉底、柏拉圖及亞里斯多德——的精彩思想還沒有被國人有系統地介紹過。從書店的目錄上知道，二十世紀下半葉，大陸及臺

灣的商務印書館曾約聘專家，越過最近幾世紀而往前追蹤，系統地翻譯了亞利斯多德以降的西方名著，功績甚著。然而西方文明的三位奠基人的著作的翻譯仍舊不夠全面。本書介紹了亞利斯多德的老師（柏拉圖）的老師蘇格拉底，精神上是了解西方文化大傳統中的一環，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介紹蘇格拉底的思想，至少有兩種方法，其一是選讀幾篇對話錄中最具代表性的幾頁或幾段，其二是選幾篇關鍵性的對話錄，然後從頭到尾讀完它們。第一個辦法對有時間限制的老師和學生最有用。北京大學哲學系教外國哲學史的教授們，便採用這個方法。1987年，我到北京去開會時，順便到北大去參觀，買了外國哲學史教研室編譯的《西方哲學原著選讀》上下卷。^❶在前言裡，編譯們說，「研究歷史必須充分掌握第一手材料。哲學史的第一手材料就是哲學家們的原著。」可是，原著太多了，讀不勝讀，折衷的辦法就是「重點選錄有代表性的段落，以滿足教學上的需要。」

第二個辦法則適合標準比較高的學校。由於我離開臺灣來美已四十年，離開大陸已超過半個世紀，對臺灣和大陸的大專院校的近況都很生疏，不知道有那一所大專院校在文史哲教學方面採用這種方法。不管如何，本書追隨第二種辦法，而且以標準比較高的學校和學生為對象。

信服第二種辦法的人，在近代中國也有先驅。1932年，張

❶ 北京大學哲學系外國哲學史教研室（編譯）：《西方哲學原著選讀》上下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第七次印刷）。

東蓀教授便曾把本書的四篇對話錄全部從英文譯成中文，另加兩篇，出版了《柏拉圖對話錄六種》。^②可惜他的中文是文言文，雖然很典雅，對今天的大專院校和中學學生來說，就嫌太艱澀了些。我自己用來翻譯英文譯本的白話文，即使是一般中學生，也是明白易懂的。

(二)個人的體驗：四十五年前，我在臺灣臺中東海大學讀書時，最喜歡的課程是西洋政治思想史。當時張佛泉教授從埃利奧特和麥克唐納德兩位教授合編的《西方政治傳統》^③書中選了幾十段給我們唸，讓我們得益良多。這本書的特點是從許多西方政治思想家的原著中挑選出編者們認為最具代表性的幾段文字給學生們讀，庶幾讓學生們嚐一嚐名著的原汁原味。如果學生們對某些位思想家的著作特感興趣，他們可以自己拿原著來研究。

從東海畢業後，服完十八個月的預備軍官役，我有幸考取1962年美國政府給中華民國公民的唯一一名傅爾布萊全額獎學金。當時負責管理該獎學金的機構是國際教育基金會^④。鑒於我的興趣是西洋政治思想史，他們就把我送到當年最負盛名的政治思想史教授斯特勞斯^⑤執教的芝加哥大學去當研究生。當時斯特

② 我手頭的書是臺灣先知出版社的翻印本，原譯人張東蓀教授的名字被篡改為張君。見柏拉圖著，張君（譯）：《柏拉圖對話集六種》（臺北：先知出版社，1976）。翻印本看來是照相本，因此內容應與原版相同。

③ William Y. Elliot & Neil A. McDonald (ed.), *Western Political Heritage*. (New York: Prentice-Hall, Inc., 1949).

④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⑤ Leo Strauss，斯特勞斯教授以博學能文著稱。他通曉多種語言，包括希臘文、拉丁文、阿拉伯文、德文及法文，而且熟讀許多重要思想家的全部著

勞斯教授的年事已高，身體也有病，有時候上課上到一半，他會忽然覺得不舒服，就退出教室休息。可是他的教學方法卻由他年輕的同事們，特別是接他衣鉢的克勞普賽^⑥教授，繼續延用了下來。這一個方法分好幾個步驟。首先，當授課教授講到某一位思想家時，他會事先要求學生們讀各該思想家的原著或原著的翻譯。雖然有時候因為原著太長，如果統統指定給學生讀，未免太多，因此會省免其中一部份，但是讀原著的原則並未改變。其次，授課教授還會指定學生唸一兩篇由專家們撰寫的與各該思想家有關的短篇論文，這樣學生們就可能對思想家們有一個較全面的看法。最後，當學生們對整個西方政治思想史都有一些認識之後，再來選斯特勞斯教授的課，對某一位或某一時期的思想家作深入的分析和了解，聽他旁徵博引的演講，才能欣賞他博學通古學問的精彩之處。當然，在整個過程中，教授們最重要的職責，是鼓勵學生們在研讀和討論時，構建他們自己獨特的看法，希望他們將來「青出於藍，更勝於藍」。教授們只是從旁盡誘導之責。

經過他們這種教學方法訓練之後，我自己覺得受益非淺，因此後來教書時，也盡量採用同樣辦法。

作。在他的薰陶之下，一大批美國學生鑽進了研究西方政治思想的領域。對美國大學生而言，他的最大貢獻之一，恐怕是編了一本《政治哲學史》(*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Chicago: Rand McNally & Company, 1963)。

- ⑥ Joseph Cropsey，克勞普賽教授是和斯特勞斯教授共同編輯《政治哲學史》的伙伴，也是教我西方政治哲學史的教授。

二、期待和希望

我之努力把《蘇格拉底的最後時日》由英文翻譯成中文，一來是希望中國的大專院校在文史哲教學方面也能採用讀原著或原著翻譯的方法，二來是希望為有志於學習和研究西方思想、特別是有志於學習和研究西方大哲蘇格拉底和柏拉圖思想的中國大專學生奠基。柏拉圖撰寫的幾十篇對話錄裡面，最享盛譽的，無疑是〈國家〉篇，而《蘇格拉底的最後時日》裡的四篇對話錄，卻是讀〈國家〉篇前的必讀品。美國西點軍校負責教西方哲學的教授普曲曼，在他所編的《哲學經典著作》^⑦裡面，在柏拉圖名下，只選了六篇對話錄。〈國家〉篇當然包括在內，其他五篇裡面，就有《蘇格拉底的最後時日》裡的四篇對話錄。

三、四篇對話錄簡介

蘇格拉底一生留下不少韻事，而人們最常提起的，是「蘇格拉底的方法」。然而這方法的內涵究竟是什麼，能具體說得上來的人恐怕不多。《蘇格拉底的最後時日》裡的〈尤賽佛洛〉篇，便是了解「蘇格拉底的方法」的佳作。藉著追問尤賽佛洛「你這話／字是什麼意思？」，以及說明因果關係，辨別一個概念外延範圍的大小，蘇格拉底成功地澄清了許多尤賽佛洛自以為是看法，最後把他逼得托詞逃走。二十世紀中葉頗受歡迎的語意學（Semantics），和專攻哲學思想史裡語言的功用及其限制的學派，

^⑦ Louis P. Pojman: *Classics of Philoso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可說是「蘇格拉底的方法」的延伸。

在〈自我辯護〉篇裡，蘇格拉底告訴我們，他的打破砂鍋問到底的方法雖然有助於發現事實真相，卻得罪了許多許多人。其中有些人最後居然奪走了他的命。這世界上有太多人是靠著說謊起家、致富、獲得權力、並保持權力的。要他們說實話、講真話，等於是剝他們的皮、要他們的命。當年蘇格拉底在生時是如此，二十四世紀後的今天，又何嘗不是如此？〈自我辯護〉篇告訴我們蘇格拉底是具有什麼樣性格的人，也讓我們知道用民主審判方式裁決司法案件的時候會出什麼樣的錯。

〈克利托〉篇是另一篇讓我們了解蘇格拉底性格的對話錄。在「逃生」和「寧可服從法律規定含冤而死」之間，他選擇了後者。中國有一句成語是「慷慨赴死易，從容就死難。」文天祥為中國人樹立了「從容就死」的榜樣，而蘇格拉底則為西方世界的人們創造了先例。

在西方，相信靈魂不滅的人很多很多。蘇格拉底在〈費都〉篇裡闡述了他自己為什麼相信靈魂不滅的理由。從那些理由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蘇格拉底認為每一個人都責無旁貸地必須為他自己的行為負責。行善人的靈魂將來能和神作伴，作惡人的靈魂則必須受苦受難。這是典型的「自力救濟」說，和後來興起的基督教教義的「他力拯救」說不同，卻與佛教的輪迴說極為相似。

四、盼作踏腳石

《蘇格拉底的最後時日》裡的四篇對話錄，我在三十年前就

已匆匆讀過。當時因為必須趕著讀，許多生字都沒有查字典。如今已經退休了，時間上充裕得多，不但每個生字都查，而且還要斟酌用那些中文字才最能表達篇中人說話的原意。經過反覆推敲之後，我才比較能體會篇中人說話的意思和份量，也為此略感欣慰。我希望讀者們也能在讀我譯文的時候，分享我的樂趣。當然，屈瑞登尼克教授為四篇對話錄所作的注，對於了解文章內容有極大幫助，希望讀者們能細心地把它們讀完讀懂。

除去幫助平常不太接觸英文的朋友讀柏拉圖有關蘇格拉底的對話錄之外，我這本翻譯還有另外一層想法。我希望有志閱讀西方思想方面書籍、但目前還不太能直接閱讀英文書籍的在學學生，在讀完我的翻譯之後，能設法找到屈瑞登尼克教授的英文譯本來讀。我相信兩相對照之後，學生們的英文閱讀能力一定會較前大有進步，而且以後會有足夠信心直接閱讀其他與西方思想方面有關的英文書籍。我說這些話是有事實根據的。1957 年，當我在西方政治思想史課堂上拿到張佛泉教授發給我們的柏拉圖〈國家〉篇對話錄的英文譯本節選資料時，我傻眼了。雖然上面生字不多，可是就是不懂它的意思。其他同學也有同感。於是張教授耐心地為我們逐字逐句地把英文譯成中文，而我們就盡量把他的譯文速記下來，回頭再逐字逐句地對照讀。這樣經過幾個月之後，我們才漸漸地培養出直接閱讀英文書籍的膽量和信心。今天一般大專院校裡的教授們是不是都像張教授那樣，本身有長足的學識和修養，又有無窮無盡的愛心和耐心，把他的學生一步一腳印地帶到能直接閱讀英文書籍的境界，我就不敢說了。如果有，我要為學生們慶幸；萬一沒有，那麼我的中文翻譯就權充一

下輔導老師吧。

五、版本方面的考慮

2003 年，我剛有翻譯念頭時，我手邊的資料是 1961 年普林斯登大學出版的《柏拉圖對話錄全集》^⑧，而構成《蘇格拉底的最後時日》一書的四篇對話錄，有三篇是由屈瑞登尼克教授翻譯的。由此可見，在研究希臘古典哲學的學術圈裡，屈瑞登尼克教授的工作是普遍受到尊重的。我最後採用的，是 1969 年由英國企鵝出版社印行的屈瑞登尼克教授修改過的版本。

同年，企鵝出版社又為《蘇格拉底的最後時日》出了一個新版。一位年輕的英國教授，塔倫特^⑨，為四篇對話錄中的主要段落作了簡介，加了很多把本書和柏拉圖其他對話錄貫穿起來的腳注，另外為全書寫了一篇長序。這些貢獻一方面凸顯了塔倫特教授個人的學術功力，另一方面也為讀者提供了無數方便，省了許許多多自己去尋找材料的時間。可是，這一來，讀者們的腦筋很可能會變得懶惰了，因為一切都是那麼現成，他們根本不須多加思考。事實上，塔倫特教授為主要段落所作的簡介，最好由學生們自己在閱讀時研磨出來，然後再和塔倫特教授的結論對照。這麼做能獲得最佳教學效果。因此，我的譯文還是沿用 1969 年由屈瑞登尼克教授修改過的版本，但建議教授們把塔倫特教授的譯

⑧ Edith Hamilton and Huntington Cairns (ed), *The Collected Dialogues of Plato*,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⑨ Hugh Tredennick and Harold Tarrant (tr.), *The Last Days of Socrates, Euthyphro. Apology. Crito. Phaedo*,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3).

文當作教師手冊來用。

六、進一步閱讀

屈瑞登尼克教授在本書最後列了十本書，供有志繼續研究的讀者們參考。不過塔倫特教授把這一份書單大大地擴充了。在他修訂過的 2003 年的新版裡，他列舉了九十一本／篇在以往三十年裡出版的英文書和論文^⑩，供希望進一步了解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生平與思想的人們參考，請本書讀者留意。

七、翻譯技術方面的解釋

在剛開始翻譯時，我的主要參考資料是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英華大詞典》。2006 年初，我又買到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漢大詞典》。無論是一般的英文字或人名、地名，我都優先用《英華大詞典》裡已有的解釋，而《英漢大詞典》在人名方面的詳細注釋，特別管用，因為《蘇格拉底的最後時日》裡有很多希臘人名，對英語讀者來說，也許大家都很熟悉，而對中文讀者而言，卻可能有點陌生。現在我盡可能地把人名注釋加入，相信能增加譯文的可讀性。其次我參考了葉秀山在《前蘇格拉底哲學研究》^⑪裡所用的譯名，再其次是許爾樞翻譯的英國泰勒（A. E. Taylor）教授著的《蘇格拉底傳》（*Socrates, The Man and His*

⑩ 見塔倫特前引書，頁 xxxviii—xliv。

⑪ 葉秀山著：《前蘇格拉底哲學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2）。

Thought) ⑩書裡的一些英譯，最後才用自己編造的字彙。

柏拉圖哲學思想中最基本的術語是ἰδέα(拉丁文寫作idea)和εἶδος(拉丁文寫作eidos)。據王太慶教授說，「這兩個字同出於動詞ἰδεῖν(看)，指『所看的』。εἶδος是中性形式，而ἰδέα是陰性形式，其意思是『形相』……這是它的本意，原來指的是肉眼所見的形相，柏拉圖將它借來指心靈所見的形相，但是並非出於主觀的想像，而是客觀實在的。」⑪基於這個原因，同時本著「術語從本義釋」的原則，陳康教授認為應該把柏拉圖的ἰδέα理論譯為「相論」；他認為譯ἰδέα為「觀念」、「概念」、「理型」或「理念」都不恰當。⑫王教授接受陳教授的看法，提議把ἰδέα譯為「相」而把εἶδος譯為「型」。⑬本書內的譯法就依王教授所提。

腳注方面，不論是內容還是編號，我都依照屈瑞登尼克教授

⑫ 許爾恆(譯)：《蘇格拉底傳》(臺北：志文出版社，1984)。

⑬ 見王太慶譯《柏拉圖對話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頁764—765。屈瑞登尼克教授在本書內xxviii—xxix頁對這題目也有簡單扼要的解釋。美國教授彼得斯所編的《希臘哲學術語歷史字典》裡，在eidos名下列了六個英文名詞，頭三個就是外表(appearance)，基本的性質(constitutive nature)，和形體或體型(form)。見F.E. Peters, "Greek Philosophical Terms, A Historical Lexic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67), p.46.

⑭ 見陳康(譯著)：《柏拉圖——巴曼尼得斯篇》(臺北：問學出版社，1979)，頁39—41。不過，陳教授也一度譯idea為「形」，見江日新、關子尹(編)：《陳康哲學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5)，頁115。根據《辭海》所注，「刑」、「形」、「型」、「式」、「範」等幾個字都有模子、模器、榜樣、模範、式樣的意思(用木材做的叫「模」，用竹做的叫「範」，用土做的叫「型」)只要加以說明，都可用來譯柏拉圖的idea、eidos。

⑮ 見王太慶前引書，頁769。

原有的一切。這樣一來，想對照中英文譯本的朋友就不會遭遇任何困難。可是，由於張東蓀教授有些注是屈瑞登尼克教授沒有顧到，但卻對讀者十分有幫助，因此我用額外注（①、②……）的方式加入，並冠以「張注」字樣。其次，張教授的注都放在每篇之尾，極易找到，所以本書內一概不注頁數。我自己的意見，則用「謝注」表明。

中英文的句法不同，而英文中許多代名詞更常常為翻譯帶來不便。有些地方，我使用圓刮號（ ），方刮號〔 〕，或引號（「 」、「」）來幫助我把意思說清楚。譯文和腳注裡有一小部份的圓刮號是屈瑞登尼克教授原有的。

有些中文譯者會忘記為讀者提供原文的重要單字或名詞。這就為中譯讀者在和英譯讀者的溝通過程中製造了不便或困難。本書有意克服這問題。本書譯文之後有「中英文人名、地名對照表」，收集了本書中重要的音譯字，以方便讀者們查看。字後面的數目字，是該字首次出現時頁數。

另外，遵照「言之有物」古訓，我在本書最後為讀者們提供了一幅簡易古希臘地圖，盼能有些微幫助。

我不是一個專業翻譯員，也不是專業西方哲學教師，現在因為興趣所至，便著手翻譯柏拉圖的對話錄，希望能把屈瑞登尼克教授英譯的神韻呈現出來。我的譯文肯定有錯誤和缺點。歡迎讀者們提出批評和指教。

八、衷心感謝

我的祖父和父親都以經商為業。我之涉足學術和文化圈，完